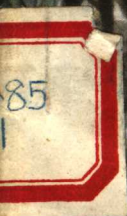


竹林里的秘密

儿童文学



01010438985\$ 郑州大学图书馆

竹林里的秘密

(I) 薛春群 民委主工
 (VI) 张克李 丁大斗吴小
 (VII) 曹本真 陈心陆惠小
 (VIII) 陈和宁 曹喜群
 (IX) 薛春群 史陆吴源
 (X) 田英林 里林竹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乔台山

封面设计：刘光欣

竹林里的秘密

（儿童文学）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2印张 31千字

1978年6月第1版 1978年6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 10105·185 定价 0.14元

目 录

卫生委员	程春福 (1)
小兵长大了	李克定 (17)
小虎的心志	..禹本愚 (27)
接哥哥	..李昭和 (35)
延兵的生日	..李炳镇 (41)
竹林里的秘密	..封延阳 (49)



01010438985\$ 郑州大学图书馆



卫生委员

程春福

604/20/4 • 1 •

小朋友们，你们要是看到我这股喜笑颜开的劲头儿，准能一下子猜出我心里装着特别高兴的事。说真的，自从学雷锋运动开已以来，同学们那抢着做好事的劲头真叫我看了高兴，虽然我当上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把今儿个标上才三天，可班上的好人好事呀，就象是秋后的葡萄——多得成嘟噜。你们没看我如今手里拿着大红纸写着的表扬仗，都找不到要表扬的人，你们一定急巴巴想知道表扬的是谁，我还得从头说起呢。

前 天

前天是开学的第一天。第一坐课我领着同学们搞班委改选时，同学们都齐刷刷地举手选二虎当卫生委员，真出乎我这个新来的班主任的忌料。我总认为，卫生委员嘛，总得卫生一点，象前边这几个座位上穿戴得整整洁洁的小姑娘，或是中间那两三个穿着洁白衬衣的男孩子，哪一个不是卫生委员的料儿，为什么偏偏选二虎呢？

二虎的坐位在教室的最后一排，穿一件又肥又大的工作服，两边的衣肩朝下耷拉着；头发老长，也真该理了。只有那张小脸，还可能用毛巾捋了两把，红嫩红嫩的。要不，长头发下边再结个“灰冬瓜”，那

就更让人难受啦。最使我不能忽略的，他刚才还差一点迟到，气喘吁吁地跑进教室，上课钟声就在他屁股后头撵进来。

我不禁皱了下尸头，看看举手的孩子们，又用疑虑的目光望了望后百的二虎，心里想：他能干好吗？我犹予了一下，但还是亡布：“全体通过。”让孩子们放下了手。

大概是天真的孩子们从我拧成疙瘩的尸头里看透了我的心事，坐在头一排的一个带红领巾的男孩子又把手举起来要求发言了。

我认出是刚才被选为班长的张小军，示意让他发言。

张小军站起来说：“陈二虎思想好，劳动干劲大，不怕苦、不怕累，对班里的卫生工作负责，从一年级起都当卫生委员。”

“好，坐下。”我又对着后边的陈二虎叫道：“陈二虎。”

二虎站了起来。

“同学们选你当卫生委员，这付担子你能挑得起吗？”我认为陈二虎一定会“讪虚”地说“我不行”之类的话，那我就该说：“人家不同忌，不能强加于人……”

“坚决完成任务！”二虎竟这样作了回答。

嗨！和我的意料恰恰相反。到底是三年级的学生，还不晓得什么是“谦虚”，他以为这个“官”是好当的吗？我真是无可奈何，心里想到：那就试试看吧。

晚上的教师会上，学校卫生主任丁老师宣布：明天中午放学后在校礼堂召开各班卫生委员会，要求各班班主任老师也参加。我想起班上的“卫生委员”那股邈邈派头，心里真有点说不出的味儿。明天中午全校整整洁洁的卫生委员一见我们班上的陈二虎，准以为

我将“邈邈委员”领来了。

我想到二虎家里去一趟，通知他把自己那股子邈邈劲儿多整一番，无奈又不知他家住在什么地方。

散会后，我躺在床上翻了一、二十个拨浪还没睡着。最后我只好这样决定：明天陈二虎到校后，趁个空，亲自动手把他那片“老草荒”“开垦开垦”。我又怕忘了，翻身起来，写在记事牌上，后面重重地加了三个惊叹号。



昨天

昨天上午没打预备钟我就走进了教室，同学们也大都到齐了，可陈二虎的座位上还是空空的。预备钟打过后，陈二虎还没来。我真有点生气了：这个“委员”呀，连个一般同学都不如，八成要把昨天那个“差一点”变成“一点也不差”的迟到。

正在这时，后百的门儿推开了，慌慌张张地走进一个学生，哎呀，正是二虎。就在他屁股后头，上课钟声又撵进来：“当、当、当……”——又是差一点。

二虎那件又肥又大的工作服不见了，穿一身半旧的兰学生服，扣子领口都拾掇得挺整齐，胸前飘着鲜红的领巾；脸也洗得挺净，看上去象一个熟透发红的苹果。见我看他，象是不好意思似地低下了头。嗨！头才有忌思哩，也不知是哪位“高明的理发师”在他头上开了“试验田”，下边一圈头发不见了，正顶上顶着个元元的“茶壶盖”。

“起立！”张小军喊了口令。

同学们齐刷刷地站了起来，我还没来得及施礼让大家坐下，门外响起了“报告”声。“进来。”我随口说了句，接着施了礼。同学们正要坐下，忽然“轰”

的一声笑起来。我扭头朝教室门口一看，嘿！进来的男孩子，脑袋理得光光，怪不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呢。

光脑袋的学生向教室后面走去，在紧挨二虎的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。我刚才光想“卫生委员”的事儿，把这个空位给漏了眼。翻开教案本里夹着的那张学生坐位排列表看了一下，原来光脑袋的学生叫李三毛。

“李三毛！”我对着他叫了一声。

李三毛站了起来。

“你今天咋来迟了？睡懵了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李三毛分辩说：“我和二虎今天起得都很早，因为相互理了发……”

“这都是客观！陈二虎为啥没迟到？”我打断李三毛的话，忽然想到可能是陈二虎先理，后来才给李三毛理，便又问：“你们谁先给谁理？”

李三毛低下了头。他看看身边的陈二虎，低声说：“二虎怕我迟到了，先给我理，我理罢洗了头，才给他理，理完了，他去洗头，我去吃饭。我以为他准比我来得还迟，哪知道……”

“陈二虎！”我想这里一定有原因，又把李三毛的话打断，先问问陈二虎：“咋回事？”

二虎站起来说：“我一看上课时间快到了，没顾不上吃饭。”说着也低下了头。

我深深地志动了。我没有告诉他中午开卫生会的事儿。下课后便到了老师那儿替他请了假，会议精神由我传达给他吧。从丁老师那儿回来，听说学校东邻的于边委员会在礼堂里放映新到的《雷锋》电影，忙又到班上找见了二虎，交代他千万回家吃了饭再去看电影，以免闹出病来。二虎点头答应了。

学生们放学后，我看了看手表，向礼堂走去。刚走到礼堂门口，听见后面传来了二虎的喊声：

“张老师——”

我掉回头，只见二虎象屁股后头撵着上课钟声一样，通红着脸，气喘吁吁地向我奔来。

“张老师，”二虎还没到跟前就说开了：“我刚出校门，听同学们说别班卫生委员都参加了会议，咱班为啥没通知？”

“……”我说什么呢？

“你忘了吧，张老师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咋没告诉我？”

“我已在丁老师那里给你请了假，说你请早没吃饭……”

“就为这呀！”二虎打断我的话：“我虽然饿了——我不饿，不饿。你昨天上课时不是说过，老红

军爬三山过草地时，有时几天都吃不到东西吗？我要学习他们的精神。”

“你真的不饿？”我故意又这样问他。

“真的，真的，我昨天晚上吃得最饱最饱，满满两大碗。”二虎说着，又仰起天真的小脸朝我看了一下，跑进礼堂里去了。

“你呀！”我说不清自己对二虎是疼爱还是埋怨——两种心忪都有吧。散了卫生会出来，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半钟了，我赶忙催二虎回家吃饭，一百又提醒他：“听清了没？每星期三下午检查卫生。就是明天！”

“到时候参加学校的检查，忘不了。”他边说边小跑着走了。

星期二下午学生不到校。教师学习会中间休息时，我走出礼堂，远远看见教室的门开着。谁把教室的门打开了？教室的钥匙只有我和班长张小军每人一



把。下午不到校，小军来干啥？我快步走到教室里去，只见一个男孩子正弯腰扫着地，那鲜红的领巾在脖子下摆动着。一看那“茶壶盖”式的头发，我忍不住叫了声：“二虎！”

二虎抬起头，汗水顺着他那美丽的睫毛往下滴。他眨巴一下眼睛，笑了。

我激动地走到他跟前，问：“咋回事，二组今天没值日？”

“值日啦。”二虎说：“中午放学时我特忌交代他们组长小霞啦，这地也象扫过，只不过……”

“我们班没有扫不干净地重返工的规定？”我打断二虎的话说：“今后这个规定要定起来。”

“有这规定。你想，扫得稍不干净点，叫二组再返工也不好。”

多可爱的孩子！看着二虎重新扫过的地，着实干净，连桌子腿下边都搬起来扫扫，一点儿土星儿也不剩。我连忙从垵角处抓起一把笤帚，边同二虎扫着地边说：“明天是星期三，有钢要使在刀刃上。”

抬头看二虎时，他一双小黑眼珠子正瞅着我呢，大概是领会不透这句半疼不疼的话的忌思。我解释说：“明天检查卫生，要把地扫得干净点，今天不干净不要紧，可别让明天跑了卫生红旗。”

“今天也要扫干净。”二虎明白了我的话忌，不同忌地说：“为什么今天扫不干净不要紧？”

“我是说明天应该更干净些。”我赶忙强词夺理地说。

“都应该更干净。”

听了二虎的话，我的脸一下子发起烧来，心里也紧张得直跳。要是二虎再往下问：我们就是为了检查才打扫卫生吗？我们就是为了夺红旗才扫地吗？那我该咋回答呢？！看看二虎，他正低着头用劲扫地呢，没看见我这红得象喝了“老白干”似的脸。我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“张老师！二虎。”一个响亮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我抬头看时，见是小军来了。

“都快扫完了？”小军说：“我去商店买墨水回来，听奶奶说二虎到家拿钥匙，我想又是扫二遍地来了，就赶快放下墨水，跑了来。——教室这么大……”

我这才问二虎：“你咋没到礼坐找我拿钥匙？”

“我见正开着会，不好影响你们。”

我轻轻地说：“你，没什么。”——该用什么话来表达我对这可爱的孩子的崇敬心情呢？

今天

上午打过了预备钟，我向教室走去，远远地听见别班教室里都歌声嘹亮，唯独我们班象没人一样，别说歌声啦，连点说话声都没有。噫，咋回事？我大步地



走了去，近了，才听见教室里有一个男学生在说话。我推开门一看，原来是二虎站在讲台上，象个小老师似的在讲话呢。小军站在他身旁，同学们都聚精会神地听，一个个仰着小脸，眼珠

子扭着二虎。我轻轻地走到教室后百，在二虎的位置上坐了下来，想听听他到底在讲些啥。只见二虎看了我一眼又接下去说：“这样可不行，现在连个值日生都当不好，将来怎能接好革命的班？我们要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，从小就要热爱劳动。”

嘿！还真有付架式呢，显然是在批评二组。这时张小军接过去问：“陈小霞，昨天你组为什么没有搞好值日？”

陈小霞站了起来，用很低的声音说：“大家听说有电形，都慌了，胡乱扫了一下就走了。我们决心改正，今天我们按规定办：重值日。”

二虎又说：“我说不用再值日啦，就象老师平常批评我们那样，知迟错了改了就行。”接着他又对全班同学说：“咱们要向雷锋叔叔学习，热爱集体，热爱劳动，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。今后咱们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值日工作，争取在这项工作中能使自己受到锻炼。大家有这样个决心没有？”

“有——！”同学们欢呼着，一个个都扯着奶嫩可爱的小嗓叫起来。

我不由暗暗敬佩，卫生委员，还真有两下子呢。

下午的卫生检查以后，我班又被全校评为最清洁班。这时，丁老师双手拿着卫生流动红旗，后百跟着

几个敲锣打鼓的卫生委员，“咚咚锵，咚咚锵”地来给我们班挂红旗来了。我正要迎上去接红旗，张小军从老远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跟前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，急急忙忙地说：“张老师，找咱班二虎哩，送表扬仪……”

“在哪儿？”我一边问，一边顺着小军手指的方向看去。就在丁老师他们送卫生流动红旗的后头，又是一队敲锣打鼓的，当头俩人抬着一张大红表扬仪。我赶忙交代小军将卫生流动红旗接住，自己向另一队锣鼓跑去。

还没到他们跟前，学生已经把我向他们作了介绍，锣鼓队中一个大个子忙迎上我问：“你就是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？”

“嗯。——哎呀！你不是湟管站的刘书记？”我一下子认出他来了。

“对呀！”刘书记上前拉住我的手，接着对其他敲锣打鼓、抬表扬仪的人说：“停下，就在这里把表扬仪交给张老师妥啦。”

那两个抬表扬仪的人走过来。这时学生们也都围上来。我还弄不净是咋回事呢，只听刘书记对着表扬仪高声念起来：

“学校党支部、革委会，以及全体师生同志们、同学们：

“你们学校陈二虎在暑假当中……”